

H E A V Y R E T U R N S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陈忠实作序

陈忠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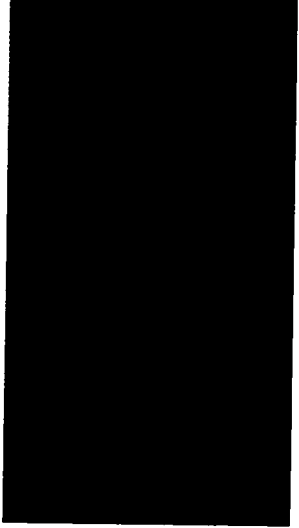
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

联合推荐！！！！

沉重的回报



党宪宗 著 | 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沉重的回报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重的回报 / 党宪宗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1.8
ISBN 978-7-5059-6777-9

I. ①沉… II. ①党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1110 号

书 名	沉重的回报
作 者	党宪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顾 苹
责任校对	甘星光
印 刷	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6.5
版 次	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777-9
定 价	32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前 言

《沉重的回报》比《沉重的母爱》更难写，遇到的困难更大，付出的心血更多。

大学生回报父母，回报家乡的话题我已经关注将近20年了，职业的特殊给我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和素材，我经常听到一些大学生回报父母的故事，目睹过许许多多大学生回报父母、回报家乡的特写镜头。

镜头一：采访者为新华社记者、北京青年报记者、华商报记者、党宪宗。

儿子出国十几年了，没回过一次家。父亲患病躺在炕上已经三年了，身上的皮肤几乎全部溃烂，尤其到了夏天，苍蝇乱舞，气味难闻。父亲的炕头放着儿子一家三口在美国的全家照，老人眼睛睁开时，死死地盯着照片，闭上眼睛时，两只手紧紧地抱着照片。为了见上儿子一面，老人不想死，挣扎地活着。老人几次将要咽气时，从喉咙里迸出一句话，见不到儿子我死不瞑目。

镜头二：采访者为北京青年报记者、华商报记者、渭南市电视台记者、党宪宗。

儿子大学毕业十几年了，女儿大学毕业五年了，兄妹俩收入不薄，各自都成了家，为了买房子，毕业后几乎没给过家里钱。父母仍然住在祖上留下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旧窑洞里，生活异常凄苦，父亲患有肺气肿，母亲是高血压，两个人每天还在日出而作，日落亦不歇地干着活，遇到星期天，母亲还得拖着病身子到教堂给儿女祈福。我们采访时恰逢儿子回来在家，儿子对我们平静地说：我对不起父母亲，但有什么办法？城市里费钱，

还要买房子……父亲激动地说：不能怪儿子呀，儿子比我难，我在家的日子好搞，儿子买房时我没添多的钱，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已经觉得对不起儿子了。今年苹果能卖三千元，我想还是全部给儿子，添不上斤总能添上两……

镜头三：采访调查者为合阳县电视台记者、西北大学学生、党宪宗。

儿子在外县任副县长，除过县上有大事外，每个星期五晚上都要赶回家，谢绝所有同学朋友的邀请，两个晚上在家陪伴着八十多岁的老母亲。儿子给母亲揉腿、洗脚、剪脚趾甲、梳头……尽着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当县长的儿子和爱人给母亲变着花样做饭，有时尝饭的凉热，有时给母亲喂饭。望着母亲的满头银发、脸上的道道皱纹，儿子无不动情地说：母亲的每根白发都在给我讲述着一个抚养儿女的心酸故事，都饱含着儿女的欢乐与眼泪。母亲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镌刻着儿女成长的历程，都镌刻着母亲对儿女深深的爱。

镜头四：采访者为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，党宪宗。

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，年关来到。在渭北一个小山村的除夕之夜，满头白发的母亲依靠着大门，望着村头，嘴里不停地叨叨着：儿呀，有事干没事干，挣下钱没挣下钱都不要紧，你回家呀！妈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你呀，妈想你想得眼睛都哭瞎了。儿子这时站在村头老槐树的后边，望着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母亲，听着撕人心肺的呼儿声，儿子的眼泪像泉水般地往外涌。大学毕业四年了，找不到工作，生活没有着落，更不要说回报父母了。四年来没回过一次家，没给家里通过一次电话，无颜江东见父老。今年除夕回来了，却没有勇气踏进家门，母子近在咫尺，儿子却不能上前相见。儿子心肝俱焚、泣声不断、血泪迸流，跪在地上，给母亲重重地磕了三个头，毅然转过身，消失在茫茫的雪夜中……

镜头五：采访调查者为西北大学学生，党宪宗。

儿子是西安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，周末开着宝马车带着妻子和自己的儿子到家乡风景名胜区度假旅游，五年没有回老家李村河了，借此机会想回家看看。儿媳嫌热，住在宾馆不愿意去，儿子只好带着十二岁的儿子回家。到了村头上坡时，儿子的儿子忽然说：“爸，你看那个老婆婆

拉着一架子车玉米棒正上坡呢，多可怜，她的儿子呢？孙子呢？为什么不帮忙？”儿子开着车头也没回地说：“管你什么事，小孩子多管闲事。”车到了坡头上，儿子的儿子吵着说：“不行，你看那老婆婆多可怜。老师说要学雷锋做好事。爸，你停下来，我帮助老婆婆拉车去！”儿子无奈停了车，下了车仔细一看，拉车的老婆婆竟然是自己的老母亲。

镜头六：采访者为《半月谈》杂志记者，人民日报《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、渭南电视台记者、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、著名电影编剧芦苇、党宪宗。

儿子病了，儿媳疯了，瞎了眼的奶奶和满身疾病的爷爷被两个孙子的学费压得叫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灵。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住在过去生产队的破机房里，吃的窖水里爬满虫子，周围堆满了垃圾，老鼠跑来跑去，从不怕人。采访者没有一个人不震惊，没有一个人不落泪，吴天明、芦苇、记者和随同采访的人倾其私囊，把钱塞到老奶奶的手里……

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所睹所闻故事，一幕幕撕心裂肺的感人场景，让我痛心，让我迷茫，让我夜不能寐，食不甘味。五年来，我断断续续走访过三百多户供养儿女上大学的农民家庭，有的家庭我跟踪采访过七八次。我采访的初衷本来想写大学生如何回报父母，但那种供养儿女上大学的一个个血泪故事，联接成一幅学费重如山的长卷，让世人震惊。长卷中母爱的伟大，母爱的无私，母爱的沉重，我不得不舍弃了写回报的念头，重新调整思路，视角定格在供养儿女上大学难的主题上。十几年的痴心关注，三个月的下乡采访，三个多月的潜心伏案，用笔蘸着泪水终于写成了《沉重的母爱》一书。《沉重的母爱》初稿完成后，还未正式出版，《西安晚报》首先作了整版报导，随即全国几十家媒体争先恐后来合阳采访报导，这是我没料到的。《沉重的母爱》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后，全国上百家报刊和电视台连续报导，几家报纸累牍连载，全国各大网站铺天盖地点评。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掀起了“母爱热”，上自机关干部，下到普通老百姓争着买《沉重的母爱》，争着读《沉重的母爱》，新华书店排起了买《沉重的母爱》的长列，学校把《沉重的母爱》列为学生感恩必读教科书。一个小县城不到一个月时间销售了将近七千册《沉重的母爱》。2008年3月，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记者到合阳采访了四天，在黄金段专题报导了32分

钟,全国各地打电话的、写信的、索要《沉重的母爱》一书的接连不断。我的心在跳动,我的血在沸腾,我的热泪在狂流。市政协主席掉着眼泪看望我,县领导当面感谢鼓励我,县委书记亲自为《沉重的母爱》的主题歌词谱了曲。好多普通老百姓在电话中说,在信中写,在当面说,《沉重的母爱》写到老百姓的心里了。2007年12月我坐公交车到渭南参加市作协的会议,车主知道我是《沉重的母爱》的作者后,硬把二十多元的车票钱退还给我说:你替我们老百姓说了话,你的钱我坚决不能收。我感动得泪都流下来了。

心在激荡的同时,我又在深深地反思。写《沉重的母爱》一书的目的是要反映“学费重如山”这一社会现实外,更重要的是唤起学子对父母的回报,对家乡的回报。第一次采访中,我看到好多供养了几个大学生的农民家庭,儿女毕业七八年了,甚至十几年了,父母仍然生活在贫穷的最底线,仍然在贫穷中守望着儿女的幸福,只知付出,不求回报,只言养儿泪,不谈孝娘情。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天渊之别,不能不使我迈出采访的第二步。这一想法我给朋友和有关人士透露后,立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,他们说:回报不会采访出什么结果,你只能写好的,不能写差的。在《沉重的母爱》的作品研讨会上,有些人竟然站起来指责我,你要写大学生的回报不好,我们这些大学生坚决不答应,你知道吗?当今的大学生有多难呀!是的,大学生难,就业难,结婚难,买房子难,养孩子难,买车难……。大学生所有的难,是为了不断改善自己的境况而难,是为了攀登白领阶层的生活而难。而父母的难是为了让苦难在自己身上终止,把幸福全部留给孩子而难。

这次调查走访用了两年多时间,时访时停,断断续续,共调查了二百多家,有些家庭是我上次调查过的,再作了一次回访,甚至回访了三次。两年多来,我的心情一直陷入到茫茫的苦海之中,上次调查,我的心随着父母的痛苦诉说而痛苦,随着父母的辛酸流泪而流泪。尽管痛苦,尽管心酸,当我看到所有父母流泪的眼睛深处透射出儿女上了大学后的欣慰,透射出对未来的希望时,我也随之欣慰而欣慰,随之振奋而振奋。这次采访时虽然说有一部分家庭生活状况程度不同地有所改善,父母的心情也没

有当时供养儿女上大学那阵子沉重了,但还有一部分家庭生活贫困程度仍如当初,仍在贫穷线上挣扎。父母亲的眼神透露出的虽然不是苦苦地挣扎,却失去了当初的期望,当初的欣慰,显示出焦虑与迷茫、哀愁和忧怨。一个瞎了眼睛的七十多岁的老婆婆给我说:孙子研究生马上就要毕业了,工作咋办,媳妇咋办。我老了,没有力气了,娃以后的路咋走呀?一个在黄河岸边摆渡了大半辈子的老船工给我说:我六十多岁了,但我不能歇呀!儿子大学毕业十年了,工作不怎么如意,还没结婚。女儿大学毕业六年了,还没有一个固定职业,三十岁的人了,也没有个婆家,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。我听着一个个父母的讲述,看着一个个家庭的实况,我没有那么多的眼泪了,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了。但我在反思,我在寻找着现实中的答案,我的心相反更沉重了。

采访中,我思索着什么是回报,寻找着回报的定义。中国从古至今把儿女对父母的回报誉为乌鸦反哺、羊羔跪乳。当今大学生的反哺不外乎两种:一种是金钱回报,一种是感情回报。应该承认,大部分学子都做到了金钱回报,每年给上父母一两千元,甚至三四千元,也有的一年给父母几百元,还有不给的,就顺理成章地把父母亲生活中的一切全推给了在家的兄弟姐妹。甚至父母孤灯相伴,自己也会心安理得,在外面潇洒度日月了。现实生活中,大部分父母亲要求的回报并不在乎金钱,儿女工作多年了,父母亲还在给儿女钱,生活中随时所闻,随时可见。我一个老同学给我说:女儿大学毕业后,每年给家里寄3000元,家里一分钱也没有花,存在银行里,五年共存了15000元,女儿买房时,家里又添了15000元,给女儿寄去30000元。一个北山脚下的老农民说:儿子大学毕业7年了,没给家里一分钱,家里这几年苹果共卖了5万元,全部给了儿子,因为儿子在外面要花钱。父母要求儿女的回报更主要的是感情回报,在父母面前一句贴心话,病床前一个细小的动作,往往感动得父母热泪盈眶。为什么一首《常回家看看》唱遍大江南北,记忆再不好的人都能哼上几句歌词,到了年关,好多等待儿女回家的父母常常哼着《常回家看看》,因为这首歌唱出了天下所有父母的心愿。

平时好多大学生在我面前陈述他们的回报时,有些人显得满足,有些

人显得无奈,还有些人在抱怨。而父母对待儿女却是包容,包容之广大,包容之厚重,让人不可思议。有时我想,不要用过多的文字,用两组照片的对比最能说明儿女对父母的回报。儿女的衣着和父母的衣着;儿女的饭桌和父母的饭桌;儿女的卧室和父母的炕头;儿女放长假时带着爱人和孩子,坐着飞机游山玩水,而父母亲可能正顶着烈日,啃着冷馍,给苹果套袋,往地里拉粪,摘着花椒卖钱为儿女买房买车添钱……这一组组镜头,你能让我拍照吗?你能让我发表吗?

两年多的漫长采访,我看了多少白眼,吃了多少闭门羹。采访一天往往是一无所获,父母亲没有一个说儿女不好的,有时有些父母说漏了嘴,随即就改了口。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民父亲到西安看望做了官的儿子,儿媳不让进门,儿子无奈把父亲安排在车站的小旅社,第二天早晨父亲坐着车回家了。我见到这位父亲时,他却笑着说:儿子和媳妇对老人都好。我采访一个老民办教师时,他无意中给我说,儿子大学毕业十年了,只给了有病的母亲102元。第二次我采访时,老教师给我说:上次我说的话是胡说。我再问时,什么也问不出来了。一个母亲守寡供养儿子上大学,儿子大学毕业五年了,没给过母亲一分钱。母亲生活相当艰苦,但她还挤着笑脸给我说:儿子好,每年都往家里捎钱。说话时,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,是伤心的眼泪,还是激动的眼泪,四邻的眼睛是一杆秤,心里最清楚。为了采访到真实的故事,有时我只能到四邻采访,四邻说起回报的事也是吞吞吐吐,欲言又止。几次我想中途而废,另写别的,当我看到这些父母迷离的眼神,哀愁、忧怨的神态,在生活的贫穷底线挣扎的境况时,我的心又激动了。我重整行装,鼓足勇气,驱车到十六个乡镇的角角落落,只要听到一件事,甚至听到一句话,发现一点痕迹,我都顺藤摸瓜,一问到底。终于采访到一百多个回报的故事,形成了《沉重的答卷》的素材。

这本书到底属于哪一种体裁我也说不清。书中的故事是真实的,但有些细节是虚构的,为了避免惹麻烦,甚至有张冠李戴之说。

大多数学子是孝敬父母的,不管回报的多少,不管是金钱的回报,还是感情的回报。但我认为,我们要找到生命最内在的东西,就是不能有任何借口说回报。父母亲为了儿女的成长,为了儿女的幸福,从不谈什么条

件和理由,这种母爱是博大的,厚重的,他们找到了生命的内在东西。我们做儿女的一旦孝敬父母之举和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时,做儿女的宁可放弃父母,亦不能损害自己的利益,这种孝敬是虚伪的,这种爱是狭隘的、表层的。民间有句俗语:人都是往下亲。这句俗语可能成了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解的依据。记得曹植在《白马篇》一首诗里有这样两句诗:“父母且不顾,何言子与妻。”我们今人可能是“子妻且不顾,何言父与母”。

作者 2009 年 5 月 20 日子天下斋

序

陈忠实 李康美

在陕西文学界,党宪宗先生可算是“老来红”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终生致力于诗词创作,无论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,都一直被读者欣赏。60岁之后,他又创办了“关雎诗社”,并且出任社长,成员竟有上千人之多。这样的文学社团,也许并不鲜见,而由他主办的《关雎诗刊》,却引起了众多新老诗人词家的关爱。近年来,许多刊物都陷入了运行的艰难,尤其是深受经费问题、稿源问题的诸多困扰,而《关雎诗刊》这一纯粹的民间社团刊物,每年4期准时出刊,从不间断。该刊立足于陕西合阳县,来稿的范围却包括全国各地,这就形成了诗词创作的交流,不但使“关雎诗社”的胸怀更博大,而且使《关雎诗刊》声名远扬。由此可见党宪宗的号召力和创造力。

我们说党宪宗是“老来红”,更在于他的文学创作的新境界和令人羡慕的新成就了。

就在党宪宗的年纪逾越过60岁这个被看成老年人的门槛时,他不仅没有放缓脚步,反而给自己加压,写出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《沉重的母爱》。是什么原因让他放下了诗词创作,而且还放下了自己经营的宾馆生意,一鼓作气推出了2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呢?用党宪宗自己的话说,“我实在是憋不住了!”《沉重的母爱》确实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,全书的题旨和内容,都是对农民供养大学生难的真实记述和描绘。好些年,我们看到多少孩子考上了大学,而父母却为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夜不能眠,有

人甚至因此自杀。如果说在城市这都是些偶然事件,那么在经济还普遍落后的农村,其艰难的家庭就比比皆是了,其困窘的程度也更加让人触目惊心。

《沉重的母爱》出版后,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,据说有许多读者在阅读时失声痛哭。《三秦都市报》一个女记者看了这部书后说,这多年我读了好多书,但从来没有像《沉重的母爱》这本书感动得我失声痛哭,而且是痛哭不止。此书单在合阳一个县城就卖出了7000多册。当时的合阳县,上至政府官员,下至普通老百姓形成了《沉重的母爱》热。仅此一点,就可见这部书产生的社会效应之广泛。一时间党宪宗本人也成了诸多新闻媒体关注采访的对象,《半月谈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《环球人物》等全国几十家报刊,凤凰卫视等十多家电视台,以及数百个网站,都对党宪宗进行了专题报导或者是专题访谈。

党宪宗就真是“老来红”了。

用心酸的泪水换得自己的荣誉,这是党宪宗完全始料不及的事。新闻媒体对党宪宗的报导和访谈,实则也是对这一问题的热心关注和呼唤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党宪宗没有于此止步,而且把目光放得更为长远,把既定的命题进一步探究。我们眼前看到的这部书稿叫《沉重的答卷》,是党宪宗《沉重的母爱》的姊妹篇。或者说,把对于社会问题的视觉转移到了儿女这一代人上。

父母为儿女上大学付出了沉重的又是至诚的代价,儿女们又该交出怎样的答卷?他们的答卷不单是学习成绩的优劣,也不仅是毕业后获得了什么样的工作。儿女们的答卷还应该包括对于亲情的回报,对于父母的感恩、对于父母的终身赡养,还有对于家乡的热爱和支持。学习的答卷显示着人生的智慧部分,而情感的答卷却更为显示着道德的部分,甚至衔接着上下几代人的品格基础。

阅读党宪宗的这一纪实文学新作,我们觉得某些儿女的答卷比“母爱”的沉重还要沉重,还要让人刻骨铭心地痛楚。不仅不是顺理成章的答卷,简直可以说是人性的严重缺失和基本道德完全沦丧!一个父亲为了给儿子挣学费,每天晚上都要去山沟里捉蝎子换钱。盼得儿子大学毕

业在城里有个一份工作,父亲捉蝎子摔到六十米深的深沟里,生命垂危时,儿子却说:结婚买房子要家里拿出30万元。卧病在床的父亲哭着说:“你把我背到西安街道上,让汽车扎死,用命价给你换钱吧!”儿子和父亲发生了这样的争吵,竟然拿走家里东借西凑的万把元学费一去不返,再也没有回过穷山沟。又是一个儿子上了大学,最后在城里安家立业,已经年迈的父母亲连在春节团聚的机会都没有。一连三年除夕之夜,父母可怜的奢望只剩下等待一个问候的电话,可是一直等到大年初一早晨,连儿子问候的电话也没有等到。原来是儿子儿媳带着他们的孩子出外旅游了,这些儿女是否想到父母孤独苍老的盼儿心呢?

党宪宗在《沉重的答卷》这部新作中,记述的令人伤痛的事例还有许多,有些儿女们的作为,比前边的那两例有过之而无不及,甚至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。诚然,作为文学作品,党宪宗也许是把那些丧尽天良的“答卷”进行了集中编辑,以典型代表的嘴脸向读者展示。但是正如目前在全世界流行的什么“甲型H1N1流感”一样,虽然在引发的数量值上非常少,却让众多的人们忧心忡忡,恐慌不安。

作家都很重视忧患意识,也很注重建树人文情怀。党宪宗在鞭挞丑恶的同时,更珍惜那些美好的儿女温情。一位母亲患了重病,儿子带着未婚妻义无反顾地回到母亲身边,他们也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。为了守护母亲,他们甚至不惜可能丢掉工作;为了把母亲的病治好,儿子四处借钱,他深情地对母亲说:“欠下的债,我来还。你必须幸福地活下去!”在党宪宗的新作里,这样感人的事例尽管不多,无疑却是作为正常人的情感的主流,是文明社会的主导。这些年,我们在报端看到的感人事迹还少吗?整个社会的文明、和谐、进步,也必然渗透到家庭的社会细胞里,更多人的灵魂都会得到净化和提升。

党宪宗活得很潇洒,对于人的生存状态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高论,他说:“50岁的男人最风采,60岁的男人最有魅力。”由此可以看出他笑对人生的精神和态度。然而,就是这么一个乐观的党宪宗,却接连写出了两本“沉重”的书。在采访的过程中,他多次失声痛哭;在写作的过程中,也经常是泪流满面。我们以为,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

的情感波澜,它必然会影响和触发广大读者的道德审视,也正是此书的警示价值和发人深醒的社会意义。

陈忠实(作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)

李康美(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)

目 录

前言 作者 1

序 陈忠实、李康美 1

儿子不是龙，是一条忤逆虫 1

母亲守寡含辛茹苦耗尽一辈子心血供养儿子成了龙，又供养了孙女，供养了两个重孙子。儿子成龙后抛弃了农村的妻子，抛弃了女儿，另觅新欢。城市的妻子五十多年只回过三四次家，城市的孙子也很少回农村的家。他束手无策，情之无奈……他守在母亲灵堂前追忆着往事。七十多年的恩恩怨怨、凄凄惨惨、悲悲切切……

父亲孤独地死了，责任在于谁 21

父亲既当爹来又当娘，把“三条虎”养大。“三条虎”都上了大学，毕业后事业各有所成。父亲一个人在家里住着新建的楼房，抽着高档烟，喝着高档酒，盖着丝棉被，坐着八仙椅。“三条虎”不可谓不孝。由于生活的习惯，“三条虎”没有“一条虎”接父亲到自己城市的家里住。父亲孤独地死了，死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这责任在于谁？

儿子说：妈妈病了，我心疼，十指连心啊 39

妈妈患了脑瘤，儿子千里迢迢连夜赶回家。为了妈妈的病，他四处筹钱。为了妈妈的病，他决定推迟婚期，甚至想到退婚。病床前他和未婚妻，一对大学生，悉心照料着妈妈，日夜陪伴着妈妈，为妈妈倒便盆、擦澡，为妈妈喂药、喂饭。妈妈每顿吃剩的饭，他都毫不犹豫地吃了，并且说：我和妹妹小时候吃剩的饭妈

妈都吃了。

这个穷山沟,我再也不想回来了…………… 52

父亲给儿子挣学费,晚上捉蝎子摔到六十多米深的天井窟窿,几乎丧了命。父亲躺在病床上还希望儿子考研究生。儿子却说:我买房子结婚要30万元,你能给我30万元我就考研究生。父亲哭着说:你把我背到西安让汽车轧死,车主赔上30万元的命价就好了。最后儿子拿着母亲借来的一万多元学费走了。四年多了,儿子再没有回过这个穷山沟的家,生不见人,死不见尸……

儿子对父亲说:不给你的工资卡,我不回这个家了…………… 73

继母供养儿子大学毕业了,给儿子完婚,管孩子。儿子工作七八年了,给了母亲两次钱,一次是一百元,一次是两元钱。儿子想买房子没钱要父亲的工资卡,没要下,从此两年多再没有回过仅仅只有50公里路的家。同学同事嘲笑他,妻子埋怨他,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。他写了遗书,含着眼泪送着学生进了考场,自己走到学校后边的玉米地里,喝了老鼠药。

路宏光说:我对得起谁呀…………… 94

父亲早逝,母亲身体不好。嫂嫂奶他、养他,全家供他上大学。他取得了博士学位,在岭南市政府工作,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。为了工作,他顾不上陪母亲、嫂嫂、哥哥吃一顿饭。为了工作,他有负于所有对他有恩有情的亲人。嫂嫂死时,他在国外考察。母亲死时,他在南方招商引资。家人离世时,每次他都空哭几声,空流一把泪,空磕几个头。他痛心疾首地说:我对得起谁呀。

事干得再大,不知道孝敬父母亲,不如回家卖红薯…………… 125

公公患了胃癌,儿子考上了大学,她对公公说:“你动手术,孙子就没钱上大学,二者你选择吧。”爷爷为了孙子的学业,选择了后者。爷爷奇迹般地活了四年,孙子毕业后第一件事就是为爷爷治病,结果晚了。孙子背着生命垂危的爷爷来到西安,登

城墙、上钟楼……以报跪乳之情，舔犊之恩。

没有寄出去的父亲给儿子的七封信…………… 140

儿子、儿媳、孙子一家三口春节去华南五市旅游，这已经是第三年春节旅游了。除夕之夜，七十多岁的父母亲老脸对老脸，泪眼对泪眼，盼望着儿子的电话，等了再等，一直等到午夜的钟声响了，电话铃骤然响起，母亲激动地拿起话筒却不是儿子的电话，母亲放声哭了……从除夕到初七，两颗凄凉苍老的心随着儿子一家三口在旅游、在流泪、在诉说……

嫂子内疚地对小叔子说：我和孩子欠你的太多了，下辈子还吧 … 159

哥哥早早地死了，丢下 23 岁的嫂子和两个孩子，弟弟才 20 岁。为了养活嫂子和两个孩子，守住哥哥的“根”，弟弟一辈子没结过婚，如牛似马地苦了半个世纪。弟弟和嫂子相互深深地爱着，但横在爱中间的一道世俗纸墙，谁也没有勇气戳破它。叔嫂俩人为了一个大学生的幸福，五十年过着同心、同院、同灶、不同房，貌似夫妻、实非夫妻的生活。

是我把女儿逼死的…………… 203

东风呼叫，雪花漫天飞舞，一座土坟孤零零地躺在龙穴凤巢的荒沟坡上，土坟里埋葬着一个毕业不到一年的女大学生。母亲在坟前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哭泣着。女儿在地下向母亲倾诉着：妈妈，你们为什么都要逼我上大学，假使不上大学，我是不会死的呀！

母亲啊母亲，儿子几时才能回报你 …………… 224

大学校门口写着一条巨幅标语：“这儿圆你一个大学梦。”梦醒了，一切都是空的……走出大学校门四年了，他做过传销，当过泥瓦工，当过售货员……四年他没有回过一次家，无颜江东见父老。除夕之夜他回到村头，看到衰老的母亲在寒风中依门盼儿归。他跪在村头朝着母亲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。他双泪长流，流到地上的不是泪，是血……他对着苍天大喊，这到底为了什么！